

文峰塔

杨建安

本期版头题字:杨建安

七律 《秋韵》

□ 雪松

苍山满目白云低，
碧水连天客自迷。
野外松风翻翠浪，
篱边菊影染香泥。
闲情就在飞舟里，
逸兴催归曲岸西。
试问游心何处去？
欲窥秋色入诗题。

几江秋月

□ 施崇伟

离乡背井八春秋，
常有银盘相伴愁。
遥想满江清白照，
近看半島浊潘道。
浩茫西水枯枝荡，
颠沛东隅纵泪流。
待到残年休万事，
归翁守月菊花楼。

江城子 颂国庆

□ 童喜

天安门上布宣言，
始开元，震寰宇。
古国重生，谁领克艰难？
党为中坚民奋起，
齐心干，建家园。

历经七三转头看，
宇飞鹰，月行船。
广厦绮楼，高铁九州连。
结彩张灯佳节庆，
同举酒，醉红颜。

梅花

□ 陈宏元

农工篱畔报梅花，
将相园中冻竹芽。
若待律回春暖日，
飞来燕子向谁家。



栏目主持:庄生

糖罐里的哲学

□ 陈倩倩

闲来无事和几个朋友逛旧货市场，以期能淘换些装饰屋子的小玩意儿。刚走到一个瓷器摊，我的目光便被角落里不起眼的一个罐子吸引住了，那是一个通体白色的瓷罐，罐身和盖子上缀有青花纹路。不知是年代过于久远，还是做旧的缘故，它的白隐约透着一股“土气”。

看着它，我不禁想到了爷爷厢房里那只同样土气、不起眼的小糖罐。

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跟着爷爷、奶奶在乡下度过的。家里孩子多，大人们忙于奔波，只能把我们这些小孩送到乡下的“聚集地”。我是最小的，年龄小，长得也小。

那时候，村里只有一个卖部，售卖的物品也屈指可数，唯独糖果种类丰富，是为数不多我们可以买得起的美味零食。每月领到零花钱后，我们会把钱集中上交给我们的“财政大臣”——大

表姐，让她作为代表购买糖果。当大表姐小心翼翼捧着一把“宝贝”回来时，每次还没走到门口，大家就会哄堂而上洗劫一空。

我个子不高，每次都抢不过比我足足高上半个头的哥哥姐姐们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失落，经常独自坐在门槛上发呆。

终于，爷爷发现了我的心事。一天吃完早饭，趁哥哥、姐姐出去玩耍的间隙，他神秘地把我拉进厢房，从高脚木柜上拿出一个黑不溜秋的小瓷罐，冲我眨眨眼，示意我打开，里面竟然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糖果。他拿出一颗剥开糖纸，放进我的嘴里问：“甜吗？”我使劲地点了点头，贪婪地吮吸着那份独属于我的甜。爷爷用粗糙的大手在我的头上抚摸两下，对我说：“先尝到的甜，不算甜。等你长大了，能自己伸手够到罐子里的甜，才是真的甜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听爷爷讲糖罐里的哲学，小小的我当时并不能理解那句话

的深意，只是暗下决心要快快长大。

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土地是他一辈子的老朋友。黄昏时，他最喜欢带着我坐到田埂上，一一向我介绍老朋友家里的“孩子们”，有时是小麦，有时是玉米，有时是红薯。讲至兴处，爷爷会冷不丁提问我：“小宝，你知道红薯为什么长在地里吗？”我摇摇头表示不知。这时，爷爷会跳下田埂，从口袋里掏出两颗糖，一颗给我，一颗给自己，并用沾满泥土的布鞋，在厚实的土地上踩两下对我说：“不能轻易看见的都是宝贝，就像嘴里的这颗糖一样，你要一层一层剥开糖纸才能吃到。”

夜色渐浓，爷爷从田埂上站起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拉着我一起回家，就这样一大一小两道身影走在洒满金色的田野上。

爷爷读书不多，他糖罐里的哲学却贯穿了我的童年，成为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养料。瓷罐里小小的糖果，每一颗都包含着爷爷精挑细选的爱。



秋韵 记者 吕科 摄

稻草垛

的天堂，也是大自然小动物的天堂。

春节来临，大人在稻草垛旁教我们扎“草龙”。“龙身”是一个个扎紧的草把，“龙头”是用稻草编织出来的。最后，用一根搓好的麻花绳把“龙头”和“龙身”连接起来，再用一根根一米多长的竹竿穿插在草把做的“龙身”上，每人举起一节，就成了一条长长的“草龙”。

我们十多个小孩子玩着“草龙”，娃举“龙头”，我要“龙尾”，吆喝着到各个村院舞动，每到一处，迎来一阵鞭炮声，也收获了新年的糍粑、糖果和欢声笑语。

冬日，山上没有了青草，稻草垛成为家畜的粮库。村民们用稻草喂牛羊、垫猪栏、垫鸡舍。我们的睡床也被加垫上一层厚厚的稻草，虽然我的小屁股总

被稻草扎得痒痒的，但稻草的温暖和清香总能快速地催我进入梦乡。

读高中时，上山造林，生产队用不完的稻草，就卖给镇上的造纸厂，然后加工成“黄草纸”。“黄草纸”上布满了稻草的纤维，六分钱一公斤四十多张。当年，这种“黄草纸”用途广泛，大小商店用来包盐、糖等杂食，家里人将其裁剪成巴掌大的小方块，当厕纸用。

晚稻的稻草有拉劲，多堆在自家小院门前，菜农用来捆菜，卖猪肉的用来捆肉，老人用来编织草鞋。到了禾苗抽穗时，稻草垛被拿来做成驱赶鸟雀的稻草人。

稻草垛承载了我的童年和少年，追忆起与小伙伴儿在稻草垛躲猫猫的情景，我都深感年轮的温馨和抚慰。